

《诗经》中生育植物的药性与文学象征探究

刘楚荆¹, 陈思萍²

1.韶关学院韶文化研究院, 广东 韶关 512005

2.韶关学院医学院, 广东 韶关 512005

DOI:10.61369/HASS.2025070025

摘要 :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广泛记载了周代的博物知识及风土民俗, 其中所收录的植物尤其具有丰富性与多样性。本文聚焦于《诗经》中具有调养妇女身体健康、助益生育功能的药用植物, 如芣苢、蕘、茹蘋等, 以及蕴含婚恋、性爱、多子、宜男等文学象征的植物, 如桃、花椒、兰、芍药、匏与萱草。这些植物不仅具有实际的医药功效, 更被赋予情爱与生殖繁衍的文学情感, 鲜明反映了先民对药用植物的崇拜, 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

关键词 : 诗经; 药用植物; 药性; 文学象征

A Study on the Medicinal Properties and Literary Symbols of Fertility Plants in The Book of Songs

Liu Chujing¹, Chen Siping²

1. Institute of Shao Culture,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Guangdong 512005

2. School of Medicine,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Guangdong 512005

Abstract : As the earliest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poems in China, the "Book of Songs" extensively documents the natural history knowledge, customs, and folk practices of the Zhou Dynasty, with its recorded flora being particularly rich and divers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edicinal plants in the Book of Songs that have the function of nurturing women's health and aiding fertility, such as *Plantago asiatica*, *Salvia miltiorrhiza* (Chinese sage), and *Rubia cordifolia* (madder), as well as plants imbued with literary symbolism related to courtship, sexuality, fertility, and the birth of sons, such as peaches, Sichuan peppercorns, orchids, peonies, calabashes, and daylilies. These plants not only possess practical medicinal properties but are also imbued with literary emotions of love and reproduction, vividly reflecting the ancient people's veneration for medicinal plants and embodying the survival wisdom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Keywords : "Book of Songs"; medicinal plants; medicinal properties; literary symbolism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记录了多种植物的药性、审美内涵与文化象征。孔子最早关注《诗经》中的植物记载, 认为“学诗”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强调了其博物学的实用价值, 为后世名物研究奠定了基础。植物作为古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自然成为重要研究对象。我国幅员辽阔, 药用植物种类繁多, “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更是开启了中华民族对中草药的探索历程。中草药通过不同的炮制工艺, 成为具有独特临床疗效的中药或中成药, 是人类对抗疾病的重要资源。

据陆文郁《诗草木今释》记载, 《诗经》中共出现植物132种^[1]。潘富俊在《诗经植物图鉴》中统计, 《诗经》305篇中涉及植物的字辞共160类, 除10类为泛称(如刍、禾、谷等), 其余150类指特定植物(如芣苢、葛、卷耳等)或某一类植物(如竹、松、杨等), 其中特定种类的植物达112种(变种与品种不另区分)^[2]。陆著未对植物进行分类, 而是依《诗经》篇目排列; 潘著则按用途将植物分为野菜、栽培作物、谷物、药物、水果、纤维植物、染料植物、建材、非木材用具材料、观赏植物及象征植物等11类。其中包括可用于治疗难产、通经的药用植物, 如芣苢(车前草)、蕘(益母草)和茹蘋(茜草)等。

家族子孙的繁盛是人类社会延续与发展的重要基础。《诗经》生动记载了先民对人口兴旺的渴望, 既有对多子多福的祈愿, 也有对生育与养育的赞颂, 还有对不育的忧虑^[3]。从先秦时期的生育习俗与生殖观念出发, 重新审视《诗经》中的植物, 可发现大量与生育主题相关的研究材料。本文所称“生育植物”, 既包括具有安胎助孕功效的妇科植物, 也涵盖具有性爱或生育象征意义的植物, 如蕘(兰)、芍药、匏、椒、桃、谖草等。笔者旨在探讨《诗经》中生育植物的药性、临床应用及其文化内涵的传承与创新, 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本文为2022年韶关学院校级人文社科类基金项目(编号134/9900064703)“两汉‘士不遇’骚体赋中的自我治疗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阶段性成果。

一、《诗经》中生育植物药性的研究与分析

《诗经》所载药用植物中，芣苢可用于治疗滑胎、早产及难产，蕘能“生新去瘀”，适用于产前产后调理，茹蕙则具“产后止血”之效，三者均为妇科常用药材，对妇女疾病有显著疗效。

（一）芣苢

芣苢即车前草（plantain），为车前科植物车前（*Plantago asiatica* L.）的干燥全草，全草与种子皆可入药，性寒味甘^[4]。远古时期，先民在采集植物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可食植物的形态与特性，并发现某些植物具有疗愈功能，从而积累了丰富的药用植物知识^[5]。《诗经·周南·芣苢》一诗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诗中的“芣苢”即为中医妇科用药，既有助于怀孕，也可治疗难产。全诗通过“采、有、掇、捋、袺、襭”等一系列动作，生动描绘了妇女集体采摘芣苢的场景，复沓的咏唱中透露出对生育的深切渴望。朱熹《诗集传》认为此诗反映了“化行俗美，家室和平”的社会背景，并提到芣苢“其子治难产”^[6]。可见当时妇女普遍认为芣苢有助于生育，甚至可通过食用以助怀孕。

毛诗、毛传及毛疏均明确阐述了芣苢与生育的关系：一为“宜怀妊”，二为“治难产”。^[7]《神农本草经》记载其“治气癃，止痛，利水道小便，除湿痹。久服轻身，耐老”；《本草纲目》进一步指出其可“养肺，强阴益精，令人有子”，并附方说明车前子可治“孕妇热淋、滑胎易产、横产不出”^[8]。

闻一多在《匡斋尺牍》中提出，芣苢即薏苡，禹母吞薏苡而生的传说以及“芣苢”与“胚胎”古音相近的双关隐语，均暗示了其与生育的象征关联^[9]。然药用植物学界多认为芣苢应为车前草而非薏苡^[4]。

（二）蕘

蕘即白花益母草（motherwort），为唇形科植物益母草（*Leonurus japonicus*）的新鲜或干燥全草^[10]。《王风·中谷有蕘》以益母草起兴，抒写女子因丈夫不善而悲叹的命运。毛传释蕘为“雔”，毛疏进一步说明其为茺蔚，即益母草。

益母草为活血调经之妇科要药，善治产后胎前诸病，民谚“家有益母草，娃娃满地跑”形象反映了其助育功效。宋代《本草图经》首以“益母草”之名入药。其种子称“茺蔚子”，首载于《神农本草经》，谓其“主明目益精，除水气，久服轻身”。茎则可治风疹瘙痒，作浴汤用^[11]。《本草纲目》载其能治“产后血胀”，并具“通血脉，填精髓，调女人经脉”之效^[8]。

须注意的是，益母草与益母子（果实）药性不同，前者多用茎、叶、花，后者则用于治疗肝虚目昏及月经不调、痛经等症。

（三）茹蕙

茹蕙为茜草科植物茜草（*Rubia cordifolia* L.），苗叶可食，古代常用于济荒；根可作红色染料，在东亚与南亚广泛栽培。其性寒味苦，具凉血化瘀、止血通经之效^[10]。《神农本草经》谓其可“治寒湿风痹，黄疸，补中”。

《诗经》中茹蕙见于《郑风·东门之墠》与《出其东门》。毛传称其为“茅蒐”，毛疏进一步解释其为茜草，可染绛色。陆

文郁《诗草木今释》罗列其众多别名，如地血、牛蔓、血见愁等^[1]。

《本草纲目》将茹蕙列为理血止血药，载其可“止血内崩下血”，治“鼻洪尿血、产后血运、月经不止”^[8]。综上，茜草具通经止血、济荒食用与染料三大用途。

二、《诗经》中本草文学象征的研究与分析

“上巳”是上古时期融合恋爱、祭祀、祓禊与游乐的重要民俗节日。《诗经》中15篇诗歌反映了“三月三日祓禊”的习俗，其中出现具生育象征的植物如兰、芍药与匏。

闻一多指出，“结子的欲望在原始女性中异常强烈”，《螽斯》《桃夭》《椒聊》等诗均体现了这一心理^[9]。下文综合相关研究，对桃、椒、兰、芍药、匏、谖草等植物的文学象征进行阐述。

（一）桃、椒

《周南·桃夭》为贺女子新婚之诗，以桃树（*Amygdalus persica* L.）之花、叶、实起兴，祝福女子婚后家庭和睦、多子多孙。“灼灼其华”喻少女青春明媚，“有蕡其实”“其叶蓁蓁”则象征其内在美德与旺盛生殖力^[12]。

《唐风·椒聊》以花椒（*Zanthoxylum bungeanum* Maxim.）喻女子，椒实繁多象征子孙盈门。花椒自古为香料，亦用于祭祀与宫廷建筑，如汉代“椒房”取其温香多子之意，寄托对皇后多子的祝愿。

此类多子象征亦见于石榴、匏瓜、螽斯等，体现了文学与文化中“以形象意”的思维传统。

（二）蘭（兰）、芍（芍）药

《郑风·溱洧》描绘了郑国上巳节男女相会、赠之以芍药的场景。《周礼·地官·媒氏》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为该诗提供了礼俗背景^{[13][14]}。

“蘭”即佩兰（*Eupatorium fortunei* Turcz.），可用于祓除不祥，亦药用治黄疸、水肿；“芍药”即芍药（*Paeonia lactiflora* Pall.），《韩诗外传》称其为“离草”，男女离别时相赠以寄情思^[16]。

《神农本草经》载芍药“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本草纲目》谓其治“妇人血闭不通”“胎前产后诸疾”^[8]。虽有宋人因视《溱洧》为淫奔之诗而附会芍药有堕胎之效，然查无实据，且赠花符合诗境，赠根则显突兀^[15]。

（三）匏

匏即葫芦（*Lagenaria siceraria* (Molina) Standl.），葫芦科植物多子，故象征多子宜男。古今皆有“偷瓜送子”之俗，年画“瓜瓞绵绵”亦以葫芦寓意子孙繁衍。^[17]《大雅·绵》以“绵绵瓜瓞”喻周民族起源，体现对植物生殖力的崇拜。

《邶风·匏有苦叶》一诗，多认为与春日恋歌有关，匏叶起兴，虽与生育象征关联较弱，但仍烘托出待嫁女子的春心情怀^{[18][19]}。

（四）谖草

谖草（*Hemerocallis fulva*）即萱草，古人认为食之忘忧，故

又名“忘忧草”，见于《卫风·伯兮》。毛传释其“令人忘忧”，郑笺云“忧以生疾，欲忘忧也”。^{[20][21]}因北堂为母亲居所，萱草植于北堂，故后世以“萱堂”代称母亲，萱草亦成为母亲花。

其别名众多，如鹿葱、丹棘、宜男等^[1]。《风土记》载“怀妊妇人佩其花则生男”，故又名“宜男”。曹植、傅玄等人分别有《宜男花颂》与《宜男花赋》，虽“服食”或“佩带”皆仅具象征意义，无实际生男之效，却反映了先民的自然崇拜与感致巫术心理。

三、结语

“象征意义”是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民俗研究所关注的主题之一。民俗学者研究先民的自然崇拜及巫术时，有“感致巫术”一语，感致巫术是人类运用思想，将某物之象与心中意欲结合，通过对某物的膜拜，达致心想事成之用。事实上，某物不必直接与某事（意欲）有关，但因长久的文化累积，积而成俗，某物就被认为与某事有关。《诗经》中生育象征植物蕘、芍药、匏、谖草即是在此情况下形成的。先民用“蕘”以祓除不祥、用“勺药”意喻将离别，用“匏”、“桃”、“椒”以象征多子、用“谖草”

以祈生男，可视为是感致巫术的运用。这些感致巫术的情节，在现代常民生活中，仍随处可见，例如，台湾地区的妇女不育或接连生女后，吃猪肚以“换肚”，期待日后生男，这也是一种感致巫术的民间习俗。还有，人们取其所用之物的谐音象征，如婚礼用红枣、花生、桂圆、莲子，取“早生贵子”之意。

从生态系统观察人类与植物的关系，古人的食、衣、住、行广泛应用到植物。《诗经》阐述古人与植物的生活紧密相连，印证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天人合一”的生存法则。古人重视青草药的各种药性，《诗经》所记载助益生育植物芣苢、蕘、茹蕙之药性应用于产妇诸疾，芣苢预防流产及难产，蕘对产前产后子宫的生新去瘀有所帮助，茹蕙可以产后止血。兰作为去除不育或无子等不祥象征；椒、匏（葫芦瓜）、谖草做为多子宜男的象征植物；芍药在男女情爱中作为礼物。《诗经》生育相关植物的生命力强大且有延续性，反映了古人对植物的认知、应用、崇拜与敬仰，植物与古人生活共融共存的密切关系。

透过《诗经》对这些植物的歌咏，我们不仅了解到其药用价值，更感受到古人联结物象与意象的朴素心理与美好愿望，这一传统至今仍在延续。

参考文献

- [1] 陆文郁.诗草木今释：序言 [M].台北：长安出版社，1992:1-3,41,56-58.
- [2] 潘富俊.诗经植物图鉴 [M].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1:10-11.
- [3] 张连举.《诗经》生育习俗读解 [J].汕头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0(6):42-46.
- [4] 黄宝康等.药用植物学 [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140-234.
- [5] 刘昌安.从多维角度看《诗经》植物的药用价值及文学功能 [J].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5(4):1-8.
- [6] 朱熹.诗集传 [M].北京：中华书局，1958:47-52.
- [7] 沈连生.神农本草经中药彩色图谱 [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41,350.
- [8] 李时珍.本草纲目 [M].台北：中国医药研究所，1976:625.
- [9] 闻一多.诗经研究 [M].成都：巴蜀书社，2002:40-44,346-347.
- [10] 章志虔.台湾青草药的研究概要及其在妇科的应用 [D].广州中医药大学，2015:1-3.
- [11] 唐廷献.《诗经》中的植物与药用植物 [J].中国现代中药，2020,22(4):636-640.
- [12] 蔡宗阳.诗经纂笺 [M].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13:19.
- [13] 十三经注疏·周礼 [M].台北：艺文印书馆，1983:216-217.
- [14] 徐坚.初学记·上册 [M].北京：中华书局，2004:68.
- [15] 陈子展.诗经解题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43,347-348.
- [16] 十三经注疏·诗经 [M].台北：艺文印书馆，1983:182-183,494.
- [17] 邢莉.中国女性民俗文化 [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187.
- [18] 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M].北京：中华书局，1979:310.
- [19] 麻文开，裴普贤.诗经欣赏与研究 [M].台北：三民书局，1991:620.
- [20] 周蒙.芣苢·萱草·芍药——《诗经》采药之民俗例说 [J].中国韵文学刊，1995:30-35.
- [21] 严可均.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 [M].台北：中文出版社，1972:1145,1717,1830,1851.